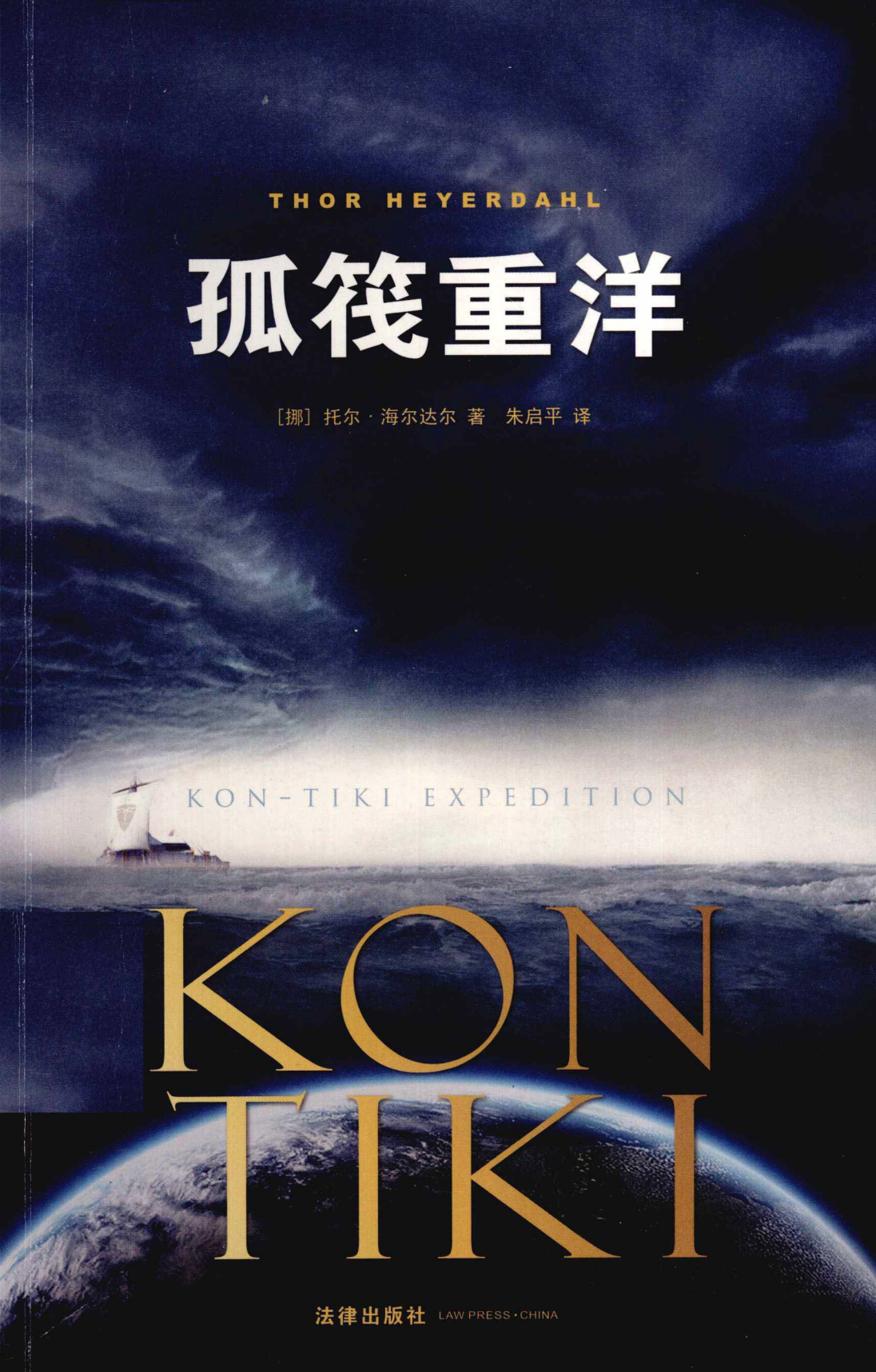


THOR HEYERDAHL

孤筏重洋

[挪] 托尔·海尔达尔 著 朱启平 译

KON-TIKI EXPEDITION



KON TIKI

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· CHINA

THOR HEYERDAHL

孤筏重洋

[挪] 托尔·海尔达尔 著 朱启平 译

KON
TIKI

KON-TIKI EXPEDITION

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·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筏重洋/(挪)海尔达尔著;朱启平译. —北京:
法律出版社, 2013. 5

书名原文: Kon - Tiki expedition

ISBN 978 - 7 - 5118 - 4923 - 6

I. ①孤… II. ①海…②朱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挪
威—现代 IV. ①I53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2364 号

孤筏重洋

[挪]托尔·海尔达尔 著

朱启平 译

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

策划编辑 柯 恒

责任编辑 柯 恒

装帧设计 马 帅

© 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印制 沙 磊

开本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3.5

字数 155 千

版本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(100073)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(100073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118 - 4923 - 6

定价:29.8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译者前记

《孤筏重洋》一书,原名《康提基》(*Kon-Tiki*),是一部描述科学探险的纪实性作品。作者是挪威中年学者托尔·海尔达尔(Thor Heyerdahl)。他原来是研究动物学的,但当他在太平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上调查研究时,却从那里的文物遗迹、民间传说以及太平洋上的风向潮流等方面,发现了种种迹象,使他认为群岛上的第一批居民,是在公元五世纪从南美洲漂洋过海而来的。

但是当时南美洲人的文化,还处在石器时代,海上交通工具只有木筏,没有船。因此,许多科学家认为他的说法不对,最简单的原因是:人类不可能乘木筏横渡太平洋,安抵彼岸。

海尔达尔却坚决相信自己的见解是对的,木筏是可以横渡太平洋的。为了证实他的理论,他排除了千百种困难,约了五个同伴,完全按照古代印第安人木筏的式样,造了一只木筏,在1947年4月从秘鲁漂海西去。他们经受了各种生活上的磨难,战胜了惊涛骇浪,遭到很多次令人毛骨悚然的险遇,也经历了许多奇趣横生的

境地,终于在三个多月后,横渡了四千多海里的洋面,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。至于“康提基”,那是人名,也是神名,原是传说中第一批到达波利尼西亚的人群的领袖,海尔达尔他们的木筏也以之命名。

这是一次震惊世界的木筏远航,被公认为当代最勇敢的壮举之一。海尔达尔的理论是否正确,是另一个问题,他这样为了科学上的真理,不顾一切,不惧艰险,勇往直前的精神,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钦佩的。书中的六个人物各有鲜明的特点;对海洋上航行时的各种场景、大小鱼群、心理感受的描写,栩栩如生,趣味盎然,细致感人。

本书自从1950年第一次出版后,接连再版了十五次,又出了许多别的版本,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,引起异常广泛的关注。世界各国出版这部作品的有美国、奥地利、巴西、丹麦、芬兰、法国、英国、希腊、荷兰、冰岛、印度、以色列、意大利、日本、挪威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瑞典、瑞士,苏联和东欧诸国也有译本。相信广大读者会随着作者的筏木木筏一同体验大海,领略太平洋及其岛屿的异国风光美景。

朱启平

目 录

译者前记	1
第一章 一个理论	1
第二章 远征实现了	12
第三章 到了南美	33
第四章 横渡太平洋(一)	61
第五章 半途	84
第六章 横渡太平洋(二)	112
第七章 驶到南海群岛	147
第八章 和波利尼西亚人在一起	176

第一章

一个理论

有时你会发觉自己的处境异乎寻常。你是逐步地、十分自然地走进去的,一旦置身其中,你突然惊奇起来,质问自己究竟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。

举一个例子,假如你和五个同伴、一只鸚鵡坐着一只木筏漂洋过海,那迟早难免有一天早上你在海上醒来,便开始这样思想了。

就在这样的一个早上,我坐着,在露水浸透的航海日记上写道:

——5月17日。挪威独立纪念日。海面汹涌。顺风。我今天当厨师,发现甲板上有七条飞鱼,竹屋顶上有一条乌贼,陶斯坦睡袋里有一条叫不出名字的鱼……

铅笔写到这里停住了，这思想就插了进来：这实在是一个古怪的5月17日，真的，把什么都算上，也是最特别的生存状态。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？

如果我转向左看，我看到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，嘶嘶作响的浪涛就在身边滚滚而去，永无止境地追逐总在后退的地平线。如果我转向右看，我看到竹屋里面，日影纵横，一个长胡子的人仰卧着读“哥德”，他赤着脚，脚趾很谨慎地伸在竹屋的矮屋顶的格子里。这怪模怪样的小屋是我们大伙的家。

“班德，”我说道，一边说一边推开那想要栖息在航海日记上的绿鹦鹉，“你能告诉我吗？我们怎么会干上这样的事？”

“哥德”沉到大黄胡子底下了。

“我知道才见鬼呢，你自己最明白。这是你的倒霉主意，但是我觉得这主意真不坏。”

他把脚趾向上移了三格，继续专心看“哥德”。小屋外面甲板上，另外三个人在火烧般的太阳下工作。他们都半裸着，肤色棕黄，长着长胡子，背上盐水晒成一条一条的，看上去他们一辈子没有干过别的，只是在太平洋上漂浮着木筏向西去。艾立克从窟窿里爬进来，手里拿着他的六分仪^①和一叠纸。

“西经98°46′，又南纬8°2′——从昨天起一天航行顺利，伙计们！”

他拿起我的铅笔，往挂在竹墙上的海图上画了一个小圈。小圈一连有十九个，从秘鲁沿岸卡亚俄港一直弯过来。这小圈是画在十九个小圈的顶端。赫曼、纳德和陶斯坦也兴冲冲地爬进来，看这新画的小圈。这表明我们比上一个小圈距离南海群岛更足足近了四十海里。

“小伙子们，你们知道吗，”赫曼骄傲地说道，“这意味着我们

^① 在海上计算经纬度的仪器。

离开秘鲁海岸已有八百五十海里了?”

“我们到达最近的海岛,还得走三千五百海里。”纳德谨慎地接着说道。

“说得精确些,”陶斯坦说,“我们是在海底之上一万五千英尺,月亮之下几英寻^①。”

现在我们都明确地知道了我们是在哪里,我也能进一步猜测为什么我们会到这里。鹦鹉浑不关心,只想和航海日记打交道。海还是这样圆,这样被天空覆盖着,蓝上加蓝。

这整个件事可能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,在纽约博物馆一间办公室里。或者这事早十年就开始了,在太平洋中马克萨斯群岛的一个小岛上。除非东北风把我们更往南吹向塔希提岛和土阿莫土群岛,说不定我们就会在这个小岛上登陆。在我心目中,我能很清楚地看见这小岛,岛上锯齿般的赭色山峦,顺着山坡一直长到海边的绿色丛林,沿着海岸的修长的椰子树在等待着、摇曳着。这小岛名叫法图黑伐;在它和我们之间没有陆地,它距我们有千百海里,我们要漂过去。我看见那狭窄的奥亚山谷,一直延伸到海滩边;我记得非常清楚,我们怎样一晚又一晚,坐在那静寂的海滩上,一同眺望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。那时伴着我的是我的妻子,不是现在长大胡子的海盗们。那时我们是在搜集各种各样的生物,以及一种已经灭绝了的文化的石像和其他遗物。

我完全记得,特别有一个晚上:那文明世界似乎变得不可捉摸地遥远、虚渺。我们在这岛上已经住了将近一年,是那里仅有的白人;我们决心放弃文明社会的好东西和与之俱来的坏东西。我们住在一间篷屋里,这屋是自己动手盖在海边椰子树下的木桩上的;我们吃的就是热带森林中和太平洋里出产的东西。

就像往常一样,在那一天晚上,我们坐在月光下的海滩上,面

① 一英寻等于六英尺。

前是海。我们心神清醒,胸中充满了环绕着我们的浪漫景色,不放过任何印象。我们鼻孔中装足了茂密的热带森林的香气和海水的咸味,静听风吹树叶和椰子树尖梢的沙沙声。每隔一定的时间,巨浪从海中直涌上来,把其他的声音都湮没了。巨浪冲上陆地,水花四溅,然后在岸边的卵石中分裂为一圈圈的泡沫。海水在千万块闪耀的卵石间咆哮着、轰响着、低鸣着,一直到后来撤退了,去结集力量,准备对这不可征服的海岸发动新的攻击,一切才都又安静下来。

“这很奇怪,”我的妻子说道,“在岛的另一面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浪潮。”

“没有,”我说道,“但是这边是迎着风的一面,在这边,海水总在冲击。”

我们还坐在那里欣赏着海。这海似乎总要表明,它是从东方翻滚而来的。是那永久不变的东风,贸易风,搅扰了海面,把它挖起来,滚向前去,滚过东方的地平线,滚到这里的岛上。在这里,海水的不断前进,最后被悬崖和礁石击破了;而那东风,径自上升,越过海岸、森林和山岳,没遮没拦地继续西进,从这个岛到那个岛,直奔日落之处。

因此,从开天辟地以来,海洋的巨浪和高空的云堆,就总是滚过这同一的东方地平线。到达这些岛上的第一批当地人非常清楚这情况,现在岛上的居民也知道。能远飞的海鸟,每天出去捕鱼总是向东飞,到晚上肚子装饱了,翅膀飞累了,就随着东风回来。就是树木和花卉,也完全依靠东风带来的雨水,一切菜蔬也都依靠它生长。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,心里知道,在远远的东方地平线之下,云堆从那里升起的地方,便是南美洲开阔的海岸。小岛和南美之间没有别的,只有四千英里的大海。

我们注视着飘动的云堆和朦胧月光中起伏的海,静听一位老人说话。他半身赤裸,蹲坐在我们前面,俯视着一小堆冒烟的营

火余烬。

“提基，”老人轻轻地说道，“他是神又是领袖。是提基带我们的祖先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些岛上来的。在这以前，我们是住在海那边的一个大国里的。”

他用一根树枝拨动炭火，不让它熄灭。老人坐着沉思。他向往古代，对古代有浓厚的感情。他崇拜他的祖先和祖先的事业。祖先事业延绵不绝，可以追溯到神的时代。他盼望和祖先恢复一脉相传的关系。老人台德塔是法图黑伐岛东岸已经灭绝了的种族的仅存者。他不知道他年纪多大了，但是看他那皱纹满布、棕黄坚韧的皮肤，就好像曾被风砍日晒了一百年似的。他是这些岛上少数几个人之一，这几个人还记得并且相信他们父亲和祖父讲的、关于太阳之子——波利尼西亚人伟大的领袖兼神人——提基的神话故事。

当天晚上，我们回到盖在木桩上的小屋里，爬上床，老人台德塔说的关于提基和岛上居民的老家在海那一边的故事，总在我脑海里萦绕。我听到远处浪潮隐隐的吼声，这声音像是远古时代传来的，在那黑夜中，像是有什么话要说。我睡不着。好像时间已经不存在了，好像提基和他率领的水手们刚刚在海滩上潮水中登陆。突然间，我有了一个想法，我对我妻子说道：“你有没有注意到，热带森林中提基的大石像，很像南美已经灭绝了的文明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整块石像？”

我肯定地觉得，巨浪的吼声传来了赞同之意。然后，巨浪缓缓低落下去了，我也睡着了。

说不定这整个事情就这样开始了。不管怎样，因此就发生了一连串事情，最后是把我們六个人和一只绿鹦鹉放在南美洲海外的一只木筏上。

我记得，当我回到挪威，把从法图黑伐带回来的装着甲虫和

鱼的玻璃瓶交给大学动物博物馆的时候,我是怎样震动了我的父亲,吓坏了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们。我想不再研究动物,而钻研原始民族。南海上没有解开的神秘让我激动。这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答案。我下定决心,要查出神话中的英雄提基的究竟。

在以后的几年中,巨浪和热带森林中的遗迹成了一种遥远的、虚无的梦,这梦成为我研究太平洋上各民族的背景和附属品。虽然原始人的思想和愿望是很难由一个书斋里的学生来正确判断的,但是那学生凭借图书馆的书架子,就能比现代任何一个出门的探险家旅行的时间更长些,地区更广些。科学的著作,最早时期探险的记录,欧洲和美洲博物馆里无穷尽的收藏品,供应了丰富的材料,我可以用来解决这个谜。由于白人在发现南美洲后首先到达太平洋上诸岛,从事各方面科学研究的调查者,已经搜集了无数关于南海居民和居住在他们附近的人民的材料。但是关于这些孤岛上的居民的起源,以及为什么这一种族只遍布在太平洋东部所有孤零零的小岛上,却一直没有任何一致的意见。

当第一批欧洲人终于冒了险,横渡这海洋中最伟大的海洋,他们惊奇地发现:就在大洋之中,有若干山峦起伏的小岛和平面的珊瑚礁,岛与岛之间,岛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,大都隔着广阔的海洋。而且每一个岛上都已有人居住,这些人比欧洲人早来,身材高,面貌漂亮。他们带了狗、猪和家禽到海滩上来欢迎欧洲人。他们是从哪里来的?他们使用的语言,别的种族都不懂。白人老着脸皮自称为这些海岛的发现者,然而他们却发现在每一个有人烟的岛上,都有开垦了的土地、村庄、寺院和小茅屋。在有些岛上,他们还发现古老的尖塔、铺平的道路、四层楼高的雕刻石像。但是对这全部的神秘情况,却没有解释。这些人是什么人?他们是从哪里来的?

谁都可以保险说,对这些谜的答案之多,几乎和研究这问题的著作的数目相等。各方面的专家曾提出各不相同的解答,但是

这些见解,后来往往被在另一方面钻研这问题的专家,以合乎逻辑的辩论驳倒了。马来亚、印度、中国、日本、阿拉伯、埃及、高加索、亚特兰蒂斯岛,甚至于德国和挪威,都曾郑重其事地标榜为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国。但每次都出现了带有决定性质的阻碍物,结果是把整个问题再度投入熔炉。

科学停步的地方,想象力开步走了。复活节岛上神秘的整块石像,这极小的岛上的其他一切不明来历的遗物,是处在最靠东方的太平洋群岛和南美洲海岸之间。这情况,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。许多人注意到,复活节岛上发现的东西,在很多方面和南美洲史前文化遗物相似。说不定以前海上有陆地相通,而后来陆沉了?说不定复活节岛,以及南海上有着同样遗物的其他所有的群岛,是一片沉没了的大陆露出海面的残尖?

在普通人中间,这是一个很流行的理论和可以接受的解释,但是地质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并不同意。尤其是动物学家,从研究南洋各岛的昆虫和蜗牛中,就能很容易地证明:从人类有史以来,这许多岛的情况就像今天的那样,彼此完全隔绝,也和周围的大陆完全隔绝。

因此,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了解到:原来的波利尼西亚人一定在某一时期,不管他们是否出于自愿,曾漂流到或者行驶到了这些遥远的岛上。更仔细地观察南海的居民,就能发觉,他们的到来,不会是很多很多个世纪以前的事。因为,虽然波利尼西亚人散布在海上的居住区域比整个欧洲还大四倍,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各个岛上发展各自不同的语言。从北边的夏威夷到南边的新西兰,从西边的萨摩亚到东边的复活节岛,相去都是好几千海里,但是所有这许多彼此隔绝的居民,却使用同一语言的方言,我们称这种语言为波利尼西亚语。

当地人在复活节岛上保存了几块木板,上面有不可辨认的象形文字,他们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认识。除此之外,所有的岛

上都不知有文字。但是他们有学校,校中最重要的事是诗意般的历史教育。在波利尼西亚,历史和宗教是二合一的事。当地人是祖先崇拜者,他们崇拜他们已去世的领袖,一直崇拜到提基的时代,至于提基本人,他们说他是太阳之子。

几乎在每个岛上,有学问的人都能历数各岛的领袖的姓名,一直数到岛上初次有居民的时候。为了帮助记忆,他们常用绳子打上一套复杂的绳结,就像秘鲁的印加印第安人做的一样。现代的科学家曾从各个岛上搜集了当地所有的家谱,发现在姓名上和世代的数目上,彼此的相同,达到惊人的一致程度。将波利尼西亚人的世代平均每代以二十五年计算,便能发现在约公元 500 年前,这些南海岛上是没有入烟的。后来一直迟至公元 1100 年,还有另一支移民,也到达这些岛上,这是可以从岛上一种新的文化浪潮,一连串新的领袖的名字中看出来的。

这些后来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?似乎难得有几个调查研究者考虑到这一决定性的因素:这样迟才到这些岛上的人是石器时代的人。这批航海者虽然有他们的智慧,在其他各方面也有着惊人的高度文化,但是在他们足迹所及的岛上,遍布着他们带来的某种石斧和若干其他有石器时代特征的工具。我们一定不能忘记,除却一些居住在原始森林中与世隔绝的人,以及若干落后民族,在公元 500 年或 1100 年间,全世界的文化,没有一处的生产力还停留在石器时代,唯一的例外是新大陆。在那里,直到被发现时,就是在最高的印第安文化时期,最低限度还完全不知道用铁,而是用着像南海岛上所用的,同一式样的石斧和石制工具。

这样的印第安文化群体,是波利尼西亚人最近的东邻。在西邻居住的尽是黑人的远亲: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的黑皮肤原始居民。离开他们更远的是印度尼西亚和亚洲的海岸,那里的石器时代早过去了,说不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过去得早。

于是,我的猜测和注意越来越离开旧大陆——很多人在旧大

陆上搜寻过而一无所得——转到已知和未知的美洲印第安人文化方面,在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人重视过。而在正东最近的海岸上,今天那里是南美的秘鲁共和国,国境从太平洋沿岸连到山区,如果你到那里去寻找,就不难发现许多迹象。曾经有过至今不知究竟的人们在那里居住,建立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文化之一,然后,在很久以前,他们突然不见了,像是从地面上被抹去了似的。他们遗留下了巨大的、雕刻成人形的石像,就像在皮特克恩岛、马克萨斯群岛和复活节岛上的石像;他们遗留下来一层层构筑上去的巨大的尖塔,就像在塔希提岛和萨摩亚岛上的尖塔。他们用石斧从山上开凿出来大石块,大如一节火车车厢,比大象还重,搬运好几英里地,运到各处,竖立在那里,或者一块叠一块,叠成大门、巨垣和高台,跟我们在太平洋中若干岛上所找到的完全一样。

当第一批西班牙人到秘鲁的时候,印加印第安人的伟大帝国是建筑在山区里的。他们告诉西班牙人,这些荒凉地立在田野中的巨大纪念物,是由一种白皮肤的神建立的;白皮肤的神,在印加人成为统治者以前,就曾在那里住过。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家,被形容为聪明平和的教师,是很久前开天辟地的时候从北方迁来的,曾向印加人的祖先传授建筑、农业以及礼节、风俗等知识。他们皮肤是白的,长胡子,不像印第安人,身材比印加人高。后来他们突然离开秘鲁,印加人就统治了全国。这些白人教师永远从南美洲海岸上消失了,横渡太平洋,向西逃去。

凑巧的是,当欧洲人到达太平洋上各岛时,很是吃惊。他们发现许多岛上的人皮肤几乎是白的,长着胡子。在许多岛上,他们发现有的全家人和别家不同,有着极淡的皮肤,头发从红色到金黄色不等,蓝灰色的眼睛,几乎像是犹太人的鹰钩鼻子。这和真正的波利尼西亚人差别很大。真正的波利尼西亚人是金黄色的皮肤,乌黑的头发,相当平扁的软鼻子。这些红头发的人自称为“尤罗胡克”,说他们是岛上第一批领袖们的直系后裔;这第一

批领袖们都还是白皮肤的神，例如台格洛亚、凯恩和提基等人。关于最初的岛民就是从神秘的白人传宗接代下来的神话，在波利尼西亚到处流传。1722年罗吉文发现复活节岛时，他惊异地注意到，岸上人群中有所谓的“白人”。复活节岛上的人，自己还能数出他们的白皮肤祖先，一直数到提基和霍图·马塔时代，那时候，祖先们“从东方太阳如火烧的山岳地带”扬帆渡海，初次到达岛上。

当我追寻材料时，我在秘鲁发现了文化、神话和语言方面意外的迹象，这便迫使我更深入地往下挖，更集中精力去追查波利尼西亚族的神——提基——发源于何处。

我找到我想找的东西了。我端坐桌前，阅读印加关于太阳之王维拉科查的神话。维拉科查是秘鲁神话般的白人的最高领袖。我读道：

……维拉科查是一个印加（克家）名字，因此是一个相当近代的名字。太阳之王维拉科查原来的名字，在秘鲁古代似乎比较常用的，是康提基或伊拉提基，意思是太阳提基或火提基。康提基是印加神话中“白人”的大法师和太阳之王，他在的的喀喀湖畔留下了宏大的遗迹。神话里说，这些长胡子的神秘白人，被一个从科昆坡山谷来的名叫卡里的领袖攻击。在的的喀喀湖中一个岛上打了一仗，白种人被屠杀了，但是康提基自己和他的亲信逃走了，后来到了太平洋海岸，最后，他们从那里漂海西去，不见了……

我不再怀疑，那白皮肤的领袖兼神——太阳提基，印加人宣称是他们的祖先把他逐出秘鲁赶到太平洋上的，就是那白皮肤的领袖兼神——太阳之子提基，东太平洋群岛上的居民都欢喜地称他们为种族的始祖。太阳提基在秘鲁的生活详情，以及围绕着的的喀喀湖的许多地方的古代名称，在太平洋群岛居民中流传的历史神话里，又不时地出现。

但是,在波利尼西亚各处,我发现了材料,证明这支康提基领导的爱好和平的种族,没有能够很久地把海岛单独占有。材料证明,像中世纪海盗船那样大的、能航海的独木战艇,一对一对地联扎起来,曾载着新大陆西北部的印第安人,漂海到夏威夷,更向南漂到其他各岛。他们和康提基的种族混了血,为岛国带来了新的文化。他们便是约在公元 1100 年才到波利尼西亚的第二批石器时代人。他们没有金属,没有烧制陶器的本领,没有轮子、织布机和耕种五谷的技术。

因此,当 1940 年德国人侵入挪威的时候,我正在英属哥伦比亚西北海岸印第安人聚居地中,发掘有古代波利尼西亚风格的石刻。

向右转,向左转,向后转。洗刷营房的楼梯,擦皮靴,无线电学校,降落伞——到最后是一支摩尔曼斯克的护航队到芬马克。在那里,整个冬天,长夜漫漫,太阳神缺位,讲究打仗的战神统治着。^①

和平来临,到了有一天,我的理论已经成熟。我一定要到美国去,发表这个理论。

^① 这一段是说作者自己的从军经历。